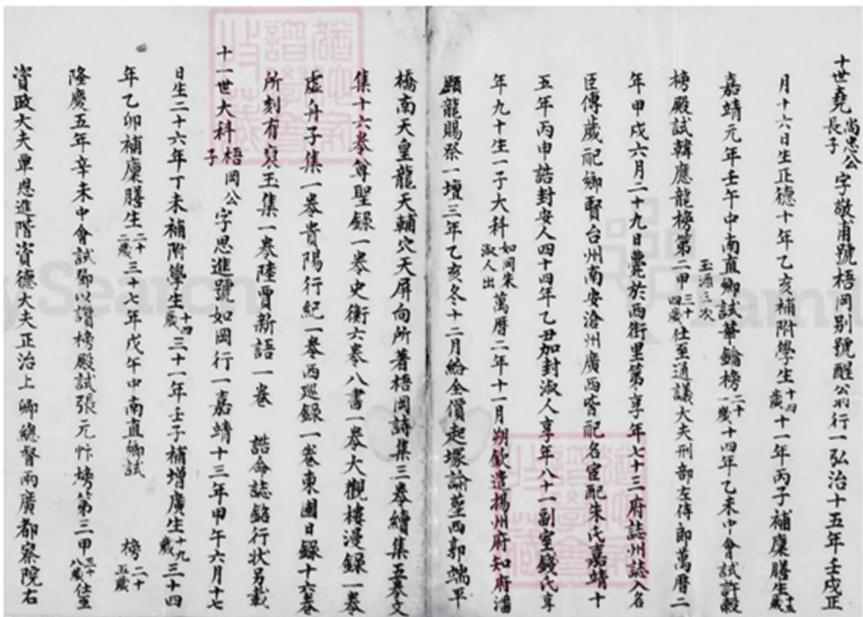


崇川往事

海陵旧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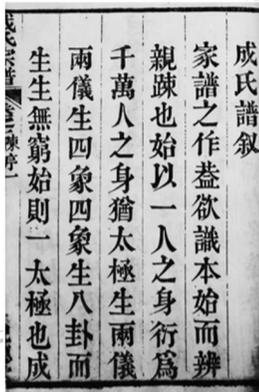
## 陈尧的著述与佚文

◎徐继康



《陈氏家乘·卷之二》

《海门成氏宗谱·陈尧序》



相较于清代,明代南通州所出的名贤宦宦似乎更胜一筹,有凌相、马坤、崔桐、顾养谦、范凤翼诸人,其中又以陈尧、陈大科父子尤为突出。

陈家本是普通人家,其先为江阴人,相传元至正时为避红巾之乱徙居通州,祖宅在西郭祭坛巷东。陈尧是第十世,七岁时父亲陈言就去世了,与两个幼弟陈冠、陈完依母亲邵氏生活。他小时候十分聪颖,目诵千余言,其他小孩读书,只要他听到了,就能背诵出来。当时通州知州高鹏很欣赏他,不仅留饭郡斋之中,还给他亲自讲解《尚书》。陈尧也没有让他失望,十四岁补附学生,十五岁补廪膳生,二十一岁中南直乡试举人。接下来四困公车,他就跟从泾野先生吕柟游,反而求之身心之间,整个人都纯净透明起来。嘉靖十四年(1535),中进士二甲第三十九名,那年三十四岁。其后,他从工部主事开始,一口气做到刑部左侍郎。六十五岁致仕回到通州,犹为乡人宽苦役、便领盐而出力。万历二年(1574),他卒于西街里第,年七十三,朝廷赐祭葬如故。陈尧一生清廉无私,正大光明,高鹏期之“必为国器”在前,徐阶誉之“天之生大贤”在后,他确实能对得起这样的评语。他去世后,汪道昆为之作墓志铭,王世贞为之作传。他的故事很多也很精彩,所以王世贞说“余传陈公事而慨然”。

陈尧为政之暇,沉醉文字。初到清江浦之时,就与当地文士诗文往来,吴承恩即有《送陈梧冈水部》诗。任台州知府期间,左右图史,喜吟不辍,据他学生王宗沐回忆,陈尧“白日事罢,辄把卷自哦”。即使退居林下,也是“独好书,虽老,持一卷不废”。故《五山志》说他“著述甚富”,所言不虚。根据《陈氏家乘》记述,他著有《梧冈诗集》三卷、《续集》五卷、《梧冈文集》十六卷、《尊圣录》一卷、《史衡》六卷、《大观楼漫录》一卷、《虚舟子集》一卷、《贵阳行记》一卷、《西巡录》一卷、《东园日录》十六卷,另刻有《哀玉集》一卷、《陆贾新

语》一卷,至于诰命、志铭、行状更是不知凡几。然而,流传至今尚能看到明嘉靖刻本的《西巡录》《虚舟子集》两部,皆藏于国家图书馆。此外有《史衡》小楷精抄本三册存世。道光年间,杨廷撰曾根据钱倚楼与徐鸾坡所藏,选存十之三四,收其诗二百一十七首入《五山耆旧集》。除此而外,尚有一部《梧冈文正续两集》合编九卷附录一卷,此书是他五世孙陈世昶的抄本。

到了清康熙年间,《梧冈文正续两集》已经非常罕见了,陈世昶幼时有过一部,不久续集丢失,仅存正集,又少序文的一部分。他的侄儿陈恕也只有正集五卷,也少序。他到处寻找,但都没有找到。先人文字,不过百余年就散佚殆尽,陈世昶为之内疚不已。康熙四十七年,陈恕的儿子陈绍绅以善价从其他地方购得续集,陈世昶为之狂喜,于是他不顾头昏手颤,即手录之,抄了两年,方才抄毕。又取来正集抄录之,忙忙碌碌又是两年。他将正续两集分类合编,装订成帙,一共九卷,然后谬加点定,到了康熙五十一年(1712)八月,全部整理完毕,他将此书交给孙子维城、维垣、维执,并写了一篇跋文,记述抄书的前后经过,他认为“吾后人,宜各抄一部,置案头,朝而讽焉,夕而诵焉,豁然而有得焉,斯不愧为公之苗裔尔。”正是他的整理,陈尧的《梧冈文集》得以保存。乾隆年间编《四库全书》,两江总督孙士毅将这部书呈进,被列入《四库全书》存目。

《梧冈文正续两集》收录陈尧的记、文集序、赠送序、庆贺序、寿序、题跋、像赞、颂、传、议、论、行状、墓表、哀辞、祭文、墓志铭共二百六十二篇,虽然这里收集的文章与《陈氏家乘》以及《明史·艺文志》所载的不符,但大概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除了《西巡录》《虚舟子集》《史衡》,还有那二百一十七首诗之外的全部文字了。毕竟在康熙年间,他后人遍访群众,已经很难觅其手泽了。

前不久,启东陈晓冬兄从洛阳转来一文,乃光绪六年(1880)刊本《海门成氏宗谱》上的一篇《成氏谱叙》,作者正是陈尧,未见于《梧冈文正续两集》。全文不长,抄录如下:

家谱之作,盖欲识本始而辨亲疏也。始以一人之身衍为千万人之身,犹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而生生无穷,始则一太极也。成氏本周武王子邰叔后,子孙以国为氏,去邑为成。梁成景隽及成无玷皆先世也。但代承既远,旧谱失传,今有郡庠生讳就者,因母舅济川张先生解宦归乡,方修县志得效力铅华,遂慨然于国有史郡邑有志家必有谱,遂质之堂上翁而晓然于家本江西之丰城,吾族守谦公不桃之祖也。五世有人中公,六世有任七、任八两公,避兵而东,有人盐城者,有人宝应者,有人通州者。通州则任七、任八两支。任七生继二,任八生继三、继四、继五、继六、继七,为通州清干人。有籍于北直者,有灶籍吕四者,又有割里于州寄籍海门者,子孙颇称蕃息。其间为科甲,为一榜,为明贤,为弟子员代有其人,至德行乡饮孝子贤妇亦复不少,又都斤斤自爱不敢为耀。治越闲之事则读传家之由来旧也,于是手录谱稿复质之太元次川,订世系之源流,仿欧苏之谱例,以继四为一世祖而次第序焉,其用心不亦慎且厚乎。谱成乞余叙,余不获以不文诿,是彼也,继少槐先生之志以广扬夫守谦仁泽之遗。诚愿夫两此谱者善同勉,过同规,吉同庆,凶同助,缓急同济,亲逊和睦,无不体守谦公之心以为心,体少槐先生之志以为志,世世子孙无相忌也。是则就之深心也,夫故敬以为序。

此是万历二年成氏首修家谱时,纂修者成奉槐奉其父成少槐之命向陈尧求序的。此序正写于陈尧去世的那一年,应该没有收入他生前所刻的文集。《海门成氏宗谱》从晚明到晚清这三百多年间四修其谱,使成氏谱系得以绵延,而陈尧此篇佚文赖以存世,亦云幸矣!

## 1981年的高考

◎吴建

1981年,我十六岁,高中毕业。那时,我所在的高中仅有两个班。高二下学期,各科老师都已结束了新课,开始全面复习了。复习分两轮,第一轮在4月份结束后进行模拟考试,考试后分文科班和理科班,我因语文好选择了文科班。第二轮在5月底结束,两个班的学生都参加预考,预考通过的学生才能参加高考。这一次考试全校仅有12名学生通过了全县举办的预考,正式成为高考生。这12名学生中有10名是理科生,我和另一名学生是文科生。分文科理科后学校没有专职历史、地理教师,我们两人在理科生上物理、化学课时就走出教室,在学校小树林里自学历史、地理。没有老师辅导,没有试题可做,我们就自己在课本上找要点、画重点、理难点。遇到不懂的我们两人先讨论,实在拿不准的就去问语文老师。语文老师是个下放知青,知识面广一些,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她都能尽量给予解答。后来,她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两套1980年、1979年的高考历史和地理试题让我们做,使我们对历史和地理考哪些内容心中有了底,从而有了前进的方向。

那时我们对高考没有什么心理压力,既紧张又不紧张。紧张,我们都知道考不上就跳不出农门,以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所以还是铆足了劲儿学习的;不紧张,老师早就教导我们“一颗红心两手准备”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凤毛麟角。考不取大不了回家种地,大家都以这种平常心对待高考,没有太多的焦虑。

1981年7月6日早上,三姐送我到林梓车站,和其他11名学生坐班车去如皋县城。下车后,老师已在车站等候。我们步行去预订好的老松林宾馆。县城我以前去过几次,但住宾馆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。进了宾馆,我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惊奇。我们住的是二楼,房间虽然不宽,但非常整洁。屋里有三张床,两人睡一张,6人合一间。房里有一张桌子,三把椅子。没有独立的卫生间,洗漱是自己带脸盆到公共卫生间打水。现在看来很简陋,但在那时候对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青年来说已是够豪华的了,接下来的饮食更让我惊喜。我们的吃饭地点在县委党校。早上白米粥,外加白馒头、油条或肉包;中午四菜一汤,两荤两素,天天不重样;晚上是三菜一汤,有时还煮绿豆粥给我们解暑。

7日、8日、9日三天考试,每天老师先将10名理科生送到理科考场,再送我们两人去文科考场。这三天正值高温,考场上没有任何降温设备,大家考试时都是挥汗如雨。考完回来有老师帮我们复习下一场考试科目,一般复习到晚上九点结束。大家一边摇自己带来的扇子扇风,一边看书或做作业。

不知不觉,三天的考试就结束了。在坐车回家的路上,回望渐渐远去的县城,我痴痴地想,看来还有更美好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呢!